

柏楊書

西窗隨筆4

聞過則怒集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柏楊書◎

ISBN 957-630-079-7

大男人沙文主義

作者／柏楊

印刷／連生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人／吳貴仁

電話／(02)3035553

總經理／林蔚穎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責任編輯／吳秀梅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出版者／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405600 2405707

製作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傳真／(02)2409284

電話／(02)7031828 705711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

傳真／(02)7024333

初版／中華民國78年2月

劃撥帳號／1188888-8

初版三刷／中華民國83年9月

定價／新台幣 130 元

●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I 267
2011/6/0
3

柏楊專欄3

大男人沙文主義



出版緣起

一九五〇年代在台灣的人，生活在戰亂和貧窮的悲劇時代，大家爲了生存，都自顧不暇，於是出現郭衣洞這個人，以悲憤的情懷，和控訴的筆法，透過小說形式，來表達那時期的苦難，一字一個鬱雷，一句一聲吶喊，流露出無限痛切。

一九六〇年代來臨，政治壓力沉重，政府權力惡性膨脹，於是出現柏楊這個人，以雜文形式，用尖銳筆觸，直接了當，而又幽默橫生的指出，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他不屈於權勢的倔強，和對社會先驗性的灼見，不見容於當權之輩，而終於跟歷史那些先知一樣的受盡苦難；最後被扣上鐵

帽，送到火燒島，囚禁十年，直到一九七七年才被釋放。就在這十年黑牢中，柏楊寫出「中國人史綱」這套中國第一部以人民為主體的歷史巨著，為整個中國歷史，做一番翔實的整理，貢獻厥偉。

很少有人知道，柏楊就是郭衣洞，郭衣洞就是柏楊，在小說和雜文領域中，雖然不時出現相同的熱情，但人們却難以把二人合而為一。而另一部奇書「異域」的作者鄧克保，更使人難以置信竟是柏楊和郭衣洞的另一筆名。「異域」——它在只有一千八百萬人口的台灣，十五年間，銷出一百餘萬冊。這部二十世紀最暢銷的報導文學，柏楊用磅礴的氣勢，和撼人心弦的至情，描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

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監獄歲月，加上出獄後的十年，柏楊已出版小說、雜文、詩、報導文學、歷史著作等一百五十餘本。血淚交織的珠璣文字，幾乎都交星光出版公司出版。而今，國家經濟進步，社會富足，可是五〇、六〇、七〇年代的很多老問題，仍然存在，柏楊從豐富歷練的人生中，提鍊出來的睿智結晶，到今天仍歷歷如新。

星光出版公司將所有柏楊作品，轉交給躍昇文化事業公司重新整理、編輯、設計、出版，做為文化傳承的交棒工作。「躍昇」將以對文化事業的奉獻與執著，對出版品質的要求與重視，以及對柏楊先生的敬仰與佩服，除將柏楊雜文的「倚窗閒話」「西窗隨筆」部分，恢復原來的書名外，更以精裝本問世，期望在拜讀柏楊的真知灼見之餘，與讀者共同在未來的歲月裡成長、邁進。

躍昇文化事業公司負責人

林蔚穎

於一九八八年十月

序

又要寫序啦，對一個出了五十幾本書，寫了五十幾篇序的爬格子動物而言，實在望序生畏。無他，好話已經說盡，腸肚枯竭，已沒啥可再錦上添花的矣。但似乎仍不能不寫，蓋一本書如果沒有序，就跟一個人沒有頭一樣，簡直既驚扭又不像話。

本集收集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九年十月，一年間在臺北中國時報上發表的大作，（只有「我的生活」一篇，刊於高雄民衆日報。）想當年五〇六〇年代，柏楊先生氣吞山河兼聾子不怕雷，每三個月，頂多四個月，就出一個集子，以致朋友們訝曰：「老哥，你在辦定期雜誌呀。」

「現在整整一年，才只有這麼一點，自顧形慚，未免有不堪回首之感。有人說我太老啦，嗚呼，太老倒不太老，不過一點點老罷啦。」

這一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柏楊先生的財富，也有突破性的發展——昨天去百貨公司買襪子，一買就是兩雙，雄風固不減當年。特此宣告於世，門縫瞧人的朋友，再瞧我老人家時，可要仔細。

千言萬語，只不過請貴閣下掏腰包。天之降不降大任於貴閣下，完全看你買敝大作多少為定，勉之勉之，有厚望焉。

是為序。

柏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於臺北柏楊居

目次

三

出版緣起

七

序

●林蔚穎（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柏楊

一三

人是會變的

二一

愛情效用遞減律

二九

從一部電影說起

三七	大男人沙文主義
四五	三靠牌
五四	奮鬥的目標
六二	「跑不掉」泥沼
六九	唯夫史觀
七七	孤立主義
八五	天下奇觀的判例
九三	我的生活
一〇一	投奔中醫記
一〇九	資格埋沒天才
一一六	兩大奇醫
一二三	孟憲傑大夫論醫德

一三一	上查三代・下查己身
一三九	荒蕪了的處女地
一四七	臺灣的杜鵑窩
一五五	談中國人史綱
一六三	再談中國人史綱
一七〇	三談中國人史綱
一七八	四談中國人史綱
一八六	五談中國人史綱
一九四	一塊錢的戰爭
二〇一	選美
二〇九	鴨子嘴
二一六	掛銅鈴

二二四	哥兒公子有福啦
二三二	犀牛型的高燒
二四〇	我們的歌
二四八	頭髮的故事
二五六	廉政風暴
二六四	盼望神仙顯靈
二七二	登記主義

人是會變的

——同居跟結婚不一樣，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天下只有一件事，雖經過滄海桑田，天翻地覆，千討論萬討論，討論到世界末日也討論不完的，那就是男女之間的愛情。隨著經濟演進，和社會結構的不同，以及當事人的文化內涵，和生活背景的不同，問題也越層出不窮。

時報週刊國內版記者元璣女士，曾在今年（一九七八）八月間，訪問我老人家，教我就它們的「聽名人談愛情」專欄，發表發表高論。我一聽我竟然被封為「名人」，不禁大喜若狂，當時就硬拉她到豆漿店吃了一頓燒餅油條，隆重的報答她提攜栽培之恩。那篇訪問記於九月十七日出版的

該刊第二十九期刊出，題目豪華，曰：「聽聽柏楊的名言：愛情的諾言不是支票，是便條。」「愛情——糊塗的代名詞」。立刻我就飄飄然兼然飄飄，不過她閣下竟然直稱我的御名，而沒有加上「先生」二字，使我生了一肚子悶氣，看樣子那頓豐富的筵席算是白請啦。

這且按下不表，表的是我對愛情的看法，事過境遷，對於該訪問所寫的（當然是我自己哇啦哇啦講的），我想對某一部份作一點修正——例如對「結婚」和「同居」，不僅作一點修正，簡直作二三四點修正。吾友梁啓超先生曰：「我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柏楊先生覺得死不認錯固是一種美德，（現在有這種美德的人，車載斗量，多如驢毛），但偶爾效法效法梁先生，口吐真言，也不能算嚴重缺點，不知道貴閣下然否乎也。

男女同居而不結婚的風氣盛行，是柏楊先生去年（一九七七）回到臺北後，所面臨的新生事物之一。最初是嚇了一跳，繼之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但心裏總有一個疙瘩。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五十年前，沒有結婚

的男女住在一起，同床共枕，勾肩搭背，儼然以夫妻自居，恐怕早被活活打殺。即令發生在十年之前，大家也會側目而視，輿論沸騰，出門時說不定被頑童照後腦勺就是一石頭。可是現在人心大變，大變人之，大家對他們連一眼都不肯多看矣。有一天，我問一位跟她男朋友同居已三年之久的老奶爲啥不結婚，她曰：「結婚幹啥？」這一問使我一愣，她看柏老的學問並不像她想像中那麼偉大，就急忙解釋曰：「別食古不化，結婚跟同居固一樣的也。」我反攻曰：「結婚跟同居既然是一樣的，爲啥不結婚？」她曰：「結婚跟同居既然是一樣的，爲啥要結婚？」我想了半天，雖然滿腹經綸，一時也無法抵擋，但心裏總不服氣。蓋還是老話，既然是一樣，結婚至少不比同居壞，同居也至少不比結婚好，而結婚卻可以增加安全感，結婚後的家，才是生命的根。不結婚而同居，在傳統上稱之爲「軋姘頭」，形容它既不易穩定，而又不易持久也。所以柏老贊成結婚，那是人類進化的一個里程碑兼人類文化的一個結晶。

然而，這幾個月來，一連串碰到了七八個奇怪的婚姻——說它奇怪，